

接地气的风味仙子

江文辉/文

对于生养在温岭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地莓似乎有别于自然界中任何花草植株。它，踏青而来，生命旺盛，即便被踩折了腰杆子，也能顺势而长；它，端午而去，轮回暮岁，依旧在餐桌上色香聚齐，不枉世间一遭。

但在箬横，地莓似乎是本生土长却又羽化如仙的神物。踏青之际未至，它便成为人人津津乐道之佳肴配料；端午之节遽走，它仍能成为人口耳相传之佳肴配品。

我，对于地莓的痴爱，尤为钟情，俨然视若春之仙子，夏之良人。它，接地气，有别于树莓、蛇莓，一个窝藏山间，一个剧毒无比；它，上餐桌，无形于芹菜、香葱，一个或配烧或单炒，一个或点色或连株。总的来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而这一切，都与青圆、麦饼有关。

青圆，顾名思义，就是青色的圆形小吃。它是伴随着清明节而来的。其青色，恰恰是地莓在作祟。制圆时，在粉中混入地莓，揉捏成圆，置肉末、豆腐干、虾皮等，在蒸笼中焖熟。而后，在踏青之余，揣三两个，吃时伴小酒，嬉戏作乐，别有风味。在旧时，文人墨客登山结社，吟诗合

唱，香囊之间，韵声弥漫，以地上之物，入口嚼抿，可谓不仅是神仙为仙美，胜在天宫试比高。

与青圆齐名的，当属麦饼。它的绝味秘方也与地莓大有关系。麦饼，其实在旧时，在箬横并不盛行，反倒是北方的临海，有着悠久的历史，时而境内多以拭饼代之。但不知从何时开始，这道美味佳肴就像一股北风吹袭而至，令人好不念想。在民间，众所周知，麦饼中必不可少的地莓是亦成关键。

端午方至，家家户户便前门屋后开始寻觅地莓，取其枝叶，捣烂置入麦粉、面粉中，揭粉和面成团，再用擀杖抚平，于平摊锅上烘熟。有谚语称，五月里来五月中，主人家麦饼请长工，麦饼做起铜钿度，咬来口口是麦麸。足见，麦饼滋味，可见一斑。而入口之间，地莓香气顺喉出鼻，更成小吃一绝。

前些日子，段姐相邀，我带闺女、侄子而去。段姐的婆婆是个地道的农家妇女。一进门，麦饼中的地莓香气扑鼻而来。询问之际，她老人家尤以自慰，笑咧了嘴说，这一大清早忙活到晚上，看来成果不错嘛！果然，闺女头一年回到膝下，就对陌生的食物情有独钟，似乎骨子里就认定了家乡的味道。

当然，在箬横，除端午外，农历五月十三吃麦饼则成了特例。这是与箬横前堂关帝庙每逢五月十三都要举行祝寿庙会请戏班做寿戏为关武帝庆寿，喜迎皇赦日有关。那

天，这个江南水乡处处风靡，以致于地莓无迹可寻，人们只能拿菜叶子、绿树叶充数哟！

不过，地莓这位绿色仙子可不单单在重要节庆、节日中崭露头角。祖母说，早在头一年，箬横人便开始琢磨地莓了，从种植到培育，再到采摘，都有一道严格的流程。

可能是它过于重要吧，自清明前夕，方才稚嫩的地莓便被着急地请上了桌。一连两月有余，经逢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及至夏至，它多以青圆、麦饼等再加工形象出现。特别是进入立夏、夏至间，地莓似乎羽化了一般，仿佛顿有听闻花香不知味，人到花前独自醉之感。

于是，受地莓影响，譬如疰夏无麦饼，白碌做世人之说比比皆是；东家有一株，西门凑跟前之象十里同风。在大人的影响下，箬横的小人也对其熟稔如亲。前日，有内陆好友前来，我家闺女前门相迎。我忙于后厨事宜，也管不了那么多。可在吃饭之际，好友一席之话令我诧异至极。他告诉说，刚才险些踩了地宝。我寻思是什么。在旁的闺女马上笑了，叔叔差点把地莓给踩了，是我制止了的。

地莓，的确是一位仙子，尊贵上宾，如囊中圭臬。它一直清风徐来，清芬沐心。这正应了外祖父当年的那句话，你予我一时，我伴你一生。

木棉花开（二十三）

不惑/文

午饭按时进行。

当木棉喝下两大碗黄豆筒骨汤后，感觉汤都满到嗓子眼了，摆手表示再也不想喝了。三爷和梅芳看她的样子，也就不再逼她。

下午，木棉回学校做作业。妈妈太忙抽不出时间，刚好爸爸在家，就来了学校。这也是爸爸第一次来这所学校。木棉常想，她的独立是被父母的漠不关心培养起来的。从小学到高二，这么多年，这是爸爸第一次来她就读的学校，而妈妈则从未过。她自嘲地笑了：如果不是我手腕骨折，怕是没人会来吧？

木棉把事情经过挑重点跟爸爸说了一下。她预先设想过爸爸一定会责备她不好好学习，参加什么协会，溜什么冰。果不其然，爸爸严厉地批评了她。听说医疗费是同学凑的，爸爸就拿出钱给木棉，让她还给同学们。但听说木棉煎药的事情要交给郑梅芳来做，尤其是得知平时她们走得那么近，爸爸说话时语气的温度就降到冰点：她在发廊做，那是正经事吗？每天洗头、吹发，这个女人的头摸摸，那个男人的头摸摸，像什么话？

传统到近乎封建的爸爸根本听不进木棉的解释，她只好叹息作罢。

由于右手受伤，洗澡、洗衣等各方面生活不方便，爸爸只好跟学校申请，准备在校外替木棉租一间屋子，让女房东照顾木棉。正往校门外走的时候，木棉看到白慧红匆匆走了进来。

这么早来干什么？才中午啊！木棉很奇怪。

你的手真的受伤了？！白慧红瞪大了眼睛，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家，问怎么受的伤，还以为你骨折的时候跟我在一起呢！

哦！原来白慧红是担心她才来的啊！木棉心里蓦然扩散开一片温暖，好一阵宽慰，心想还是有人关心的。

于是，三个人一起去附近找房子。学校周边的出租房很多，多半是租给学生的，尤其是高三学生。像木棉这样过了半个学期来租的，倒是不多见。

最后，在距离学校两百多米的地方找到了一处。房东是个老太太，姓沈，慈眉善目的，看起来人不错。

木棉听爸爸和她谈好房租，拜托她帮忙洗衣服、煎药等事情。但当木棉听到爸爸让沈老太太帮她洗澡的时候，自小对自己身体隐私有着顽固传统观念的她立马急了：不行！

那怎么办？你妈妈没空过来照顾你的！爸爸说。

反正不行！从来没有脾气的木棉这回犟上了。

僵持不下。边上的白慧红缓缓地说道：要不，我住这里照顾她吧！洗澡的事情我来帮忙！别的事情让沈老太太做！

原本木棉还要反对，但是她瞬间脑补了一下沈老太太帮她洗澡的画面，就不由得浑身鸡皮疙瘩起来，生生把话咽了回去。

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木棉的爸爸立马去学校把她们俩的铺盖和日用品等东西拿了过来。经过一番打扫整理，就算正式入住了。

木棉去跟三爷和梅芳解释，隐瞒了爸爸的话语，只说爸爸租了房子，让一个老太太专门照顾她。他们听说有专人在管，也就放下心来，不再多言。

(未完待续)

吓唬的乐趣

江富军/文

我们孩提时经常吓唬别人。现在回想起来，说孩子气也好，说无聊也好，说没教养也好，总感觉很有趣。好在自己也经常被别人吓唬，这样感觉平衡了。现在罗列罗列，权当饭后谈资。

拿武器吓人。手拿一把刀让人感受恐惧，心里便有几分得意。不过，拿自己的小刀不过瘾，拿家里的菜刀也不过瘾，最喜欢拿杀猪刀。家里、邻里宰猪，我们总喜欢去看，也悄悄地握着他们的刀，遗憾的是太油了，没劲。

用真刀枪吓人，是受到大人阻止的。阿婆们告诫：吓刀头，下世做黄牛。我们当时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阻止我们不动刀的，其实是自己怕刀。我们从小拿刀割草，左手手指不知道流过多少回血，痛过多少次，至今疤痕犹在。也有切菜切到手的，也有劳碌起来，趁木匠师傅不注意，拿他们的斧子、凿子玩，不小心伤到自己手的。

我们去吓动物，大人一般不太在意的。对着鸡呀鸭呀，通常是大喝一声，猛追一阵，看着它们吓得腾起翅膀飞走，才心满意足。至于脚踢小猫更不在话下。小虫子呢，不值得我们去吓，挡道则踩，避开就算了。它们的害怕没表情的，不解气。

其实最提气的是吓吓狗与蛇。这几乎是男孩子的专利，明怕它们又要去吓它们，用来证

明自己有胆，自己是男性。吓唬手段是简单的，手中拿着一根棒，狗便怕人了，蛇也被用棒挑起来，扔得远远的。见到狗逃跑蛇溜走，内心便有自比大人的自豪感。

然而狗跑得太快，蛇也打不得，说是要报复的。最近打的是猪。大人要定期担猪粪，清理猪栏，这时就要我们拿起棒管住放在外边的猪。此时，面对脏兮兮的蠢猪向菜园边走去，我们总会正义地给几下，打得它们嗷嗷叫。

我们太明白吓唬人要点到为止，是不能过瘾的，否则自己要受罚的。比如我们手里拿着石头，反复说要砸过去，却最终还在手里。彼此扔弹用软泥，让对方吓一会儿过过瘾，这几乎是我们的工作规矩。

当然，通常吓的是同龄人，吓比自己小的是欺负人，降低了对自己的身份。我们站在门后、转弯处，远远瞅对方来了，突然拐出来，哇的一声，对方吓了一跳。我们就注意他（她）惊恐的表情、姿态，心里着实兴奋。被吓者清醒后就会追过来打我们，我们自然要说玩笑玩笑，或让他们打几下了事。反过来，我们自己也经常这样被吓的，估计被吓的表情也可怜巴巴的。

有时我们装鬼吓人。比如翻开自己的下眼皮，露出红红的肉，这创意源于红眼绿头发的传说，却很少有人被吓到。穿上白衬衫，夜里从梗竹林中慢慢钻出，那隐隐约约的鬼影状，真会吓得人喊爹叫娘，撒腿就跑。这种事大人要管了，或许是忌讳，或许是怕惊恐的后果，惹事的孩子会被父母揍一通。

而我们都以不怕自居，大家做着勇敢竞赛：跨沟、跳泥洞、抓树，这样吓唬自己以练胆。这些大人们还是要管

的。轮到语言吓人，编恐怖故事吓人，父母是干预不了的。鬼是从窗口进来的，鬼经常在床底下，鬼是没脚的，尸体就在床边，墙外突然伸进一只手。我们这样描述，互相吓唬着取乐。后来有了《绿色尸体》《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等故事时，我们便顺理成章地喜欢上了。一传十，十传百，说者听者都舒畅淋漓，都在心里享受着恐怖吓人的快乐。到现在为止，我都理解不了这种吓唬与被吓唬的享受。

说到底，我们是被吓大的一代。父母说，水埠头不能去，有水鬼抓小孩的。奶奶说，不听话，海边、山里的绿壳会来抓人的。老爸说，你要要是不听老师的话，我会揍断你的腿的。大人把这个吓唬作为教育手段，还真见效。他们总结说：如果小孩不懂得怕，这个小孩就没救了。

后来我成人了，当老师了，我开始吓唬学生：不读好书，回家捏锄头柄去；不读好书，将来没饭吃的，将来讨不到老婆，嫁不出去。然而效果不大。现在，我会对学生说：不背好书就把你开除。其实谁都明白，说说而已不会被开除的，就好像父母吓唬孩子说，不听话就把你卖掉一样，吓唬教育失效了、过时了。从前父母一急，说：再不听话就不给你饭吃。我们做子女的吓得不敢动弹。现在孩子们一急，对父母说：你们再絮叨我就不吃饭了。吓得父母们大气不敢喘。这一代，真的不怕了。

积习成性。到现在，我还在吓唬的乐趣中。实在没处发泄，只好对朋友说：我告诉你领导（老婆）去。还真见效，朋友被镇住了，比儿时吓唬着要告诉他父母还灵。于是再编些谣言，搬弄是非，得其乐也。